

中国易学文化悬疑推理小说

恐怖的神秘古宅步步惊魂，诡谲的惊悚事件刻刻虐心
揭开层层布局的陷阱，解开流传世代的传说

陆家古宅

孙磊 著



二十一世纪出版集团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

中国易学文化悬疑推理小说

陆家古宅

孙磊 著



二十一世纪出版集团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陆家古宅 / 孙磊著. -- 南昌 :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,
2016.7

ISBN 978-7-5568-2024-5

I . ①陆… II . ①孙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66842 号

陆家古宅

孙磊 著

责任编辑 张 宇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

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)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 版 人 张秋林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华平博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 21

字 数 250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568-2024-5

定 价 38.00元

赣版权登字—04—2016—545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-86524997

目 录

Contents

- 第一章 消失的头颅 / 1
- 第二章 吸血鬼吹着笛子来 / 9
- 第三章 枯骨会佛祖 / 23
- 第四章 黑衣救星 / 36
- 第五章 清风和枭鹰的预言 / 55
- 第六章 幽灵山庄 / 79
- 第七章 情定鬼谷派 / 102
- 第八章 背叛的黄猫 / 117
- 第九章 千年尸婆 / 126
- 第十章 归宗箫法 / 139

目 录

Contents

- 第十一章 热泪解情劫 / 153
- 第十二章 隔世情缘终相逢 / 176
- 第十三章 魔窟遭异变 / 187
- 第十四章 大饭店里的巨蟒 / 206
- 第十五章 独闯比翼山 / 227
- 第十六章 连理墓 望乡菊 / 246
- 第十七章 教主之女 / 261
- 第十八章 刺杀魔头 / 283
- 第十九章 《最后的晚餐》里的秘密 / 299
- 第二十章 安灵神曲 / 312

第一章 ● 消失的头颅

夜。上海。陆家宅。

漆黑的夜里，易正龙摸索着向前走，他伸着双手，以免碰到旁边的墙壁。路很窄，墙连墙，他一会儿摸着墙，一会儿用脚在前面探着路，慢慢地向宅里的三号厕所走去。他要拉肚子，实在是憋不住了。

天很黑，连星星都没有，伸手不见五指。天很热，可是易正龙觉得身上有些发凉，脑门直冒冷汗。他正往前走，手突然摸到了一个东西，心里猛地一惊。他定睛细看，却什么也看不见。他又眨了眨眼，眯眼瞄去，发现前面站着一个人形黑影，就以为是某个人站在那里挡住了去路，于是说道：

“喂，老兄，请让一下，我要上厕所。”

那个人没有搭话。易正龙不禁有些疑惑，他用手往前推了推，感到那个人身上僵硬冰冷。他摸出身上的打火机，打着火一看，立刻傻了眼：自己的面前竟然站着一具没有头的尸体，脖子口上还不断向外冒着血……

易正龙惊恐地大喊一声：“鬼啊！”他拔腿就跑，可是才跑了几步就跑不动了。原来他刚才惊吓过度，吓得腿都麻了。这时，他觉得身下忽然一沉，“噗”的一声，大便喷了出来，他一下感到浑身轻松，又拔起腿，边喊边跑了起来。

拂晓的时候，整个村子的街道上站满了人，人们都在议论昨晚的事情。无头尸体站着的地方，更是里里外外围了个水泄不通。

普林区公安局的干警来了，人们纷纷让路。因为案情重大，局长王义正也来到了现场。他仔细打量着四周，觉得有些奇怪。他是头一次来陆家宅，看到这里清静怡人，街石青青，处处都有历史的痕迹，却有些压抑。这么古朴的村宅，坐落在繁华的上海市区，真有些格格不入。

他扫了一眼周围的群众，低声自语道：“真是奇怪，怎么会有不同的表情呢。”

跟在他身旁的叶清萍有些纳闷，问道：“王局长，有什么奇怪的？”

王义正说道：“你看，一部分围观的人镇定自若，另一部分人的表情却很惊慌。”

叶清萍也向周围扫视了一圈，说道：“王局长，我看这些人的表情都一样嘛。您的老毛病是不是又犯了。”叶清萍扎着马尾，身材窈窕，容貌俊俏。她刚从警校毕业，分配到公安局不久，因为机灵能干，深得局长赏识。

勘察完现场，王义正对身边的干警林周说：“林周，你马上把村里的干部召集到村委会，向他们了解一些情况。”

来到村委会，王义正点燃一根烟，皱起了眉头，他觉得事情有些蹊跷。他看见村支书张信忠走进来，就问道：“张书记，对于这起无头尸案，你能不能提供一些情况？”

张信忠微笑着点了点头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王局长，人命由天，凡事皆回，有轮有道，无妄得归。某些人该死，也就由不得我们了。”

王义正有些生气，眼下出了这么大的命案，这个村支书却在不紧不慢地说一些不着边际的禅理，但为了多了解情况，他还得耐着性子问道：“人命关天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怎么你都不着急？”

张信忠还是不紧不慢地笑了笑，说道：“看来王局长是对我们陆家宅一无所知啊。虽然陆家宅是一个名不见传的小村，临着上海市，地处中环线，可是，自古陆家宅就有自己的宅规，而且也得到了外界的默许，外人是管不着这里的事情的。王局长，您还是回去吧，我们自己会处理好这件

事情的。”他的话说得很轻，很慢，给人一种阴沉的感觉。叶清萍听了都有些心里发毛。

王义正听了这话，不禁又好气又好笑，自己堂堂一个公安局局长，在管辖范围内竟然会有这样离奇的事情。可他不好发作，只好再问道：“有一个问题，我不太明白。在勘察现场的时候，周围有许多围观的群众，他们中有一部分人惊慌害怕，引起了一些骚动，可是另外一些人却镇定自若，好像没什么事发生一样。”

张信忠有些吃惊地说：“王局长不愧为一局之长，这些细节都被您察觉到了。您说的这个问题，怎么说呢，牵涉我们陆家宅许多上古之事，还是让我们的族长王老爹给你们说明一下吧。”

王义正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，陆家宅虽处于繁华的都市之中，却保存着许多远古的族规之类的东西。而且一个堂堂的村支书，遇到重大事情竟然还要请教老族长。

不一会儿工夫，王老爹被请了过来。他虽然年事已高，可是精神烁朗，浑身上下透着一股逼人的威严。张信忠说：“王局长，这位就是我们的族长，人称王老爹，是我陆家宅最年长，也是最有威望的人。您有什么事情可以向他请教。”

还没等王义正开口，王老爹就说道：“王局长，整个事情我在路上都听说了，我看啊，这事你就不用管了，请回去吧！”

王义正有些生气，叶清萍也觉得王老爹很不讲道理，就插嘴道：“老伯，您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们的任务就是为群众排忧解难，守护安宁。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我们怎么能不管呢？请您配合一下吧。”

王老爹嘴角抽动了一下，似乎有什么苦衷。他想了一会儿，说道：“好吧，既然你们这么坚持，我就把陆家宅的历史讲给你们。听完之后，你们就不会再干涉我族之事了。”

王老爹喝了一口茶，凝神地望着窗外，娓娓道来：

“数百年前，我陆家宅只是一个名不见传的小村。村子的北边有个寺庙，里面住了三十六个和尚。他们每日传经诵道，和村里的人们相处得十分融洽。可是，到了后来，后来……”



王老爹说到此处，突然神情大异，脸上的肌肉也开始抽搐起来。王义正见状，赶紧说：“老伯，您别着急，您慢慢讲，慢慢讲。”

王老爹叹了口气，接着说：“也不知道是怎么造的孽啊。村里出了个恶霸，人称刘天霸，此人好赌好淫，无恶不做。他整天沉迷于赌博，欠了一屁股赌债，为了还清这些债，他铤而走险，绑架了当地的知县大人。但在拿到赎金之后，他又残忍地把知县杀害了，然后把知县的尸体偷偷地移到寺庙之中，把所有罪过都推到庙里的和尚身上。朝廷得知知县死在寺庙中，没有查明事因就派兵捉拿庙里的和尚。村里的百姓都去请愿说情，用人墙围着寺院，不让官兵进入。此举更是惹怒了朝廷，于是，一道圣旨颁下来，陆家宅所有百姓和那些和尚，全部处斩。一百三十六户人家，三十六个和尚，一夜之间，全部人头落地。”

“难道一个人都没有幸存吗？”叶清萍忍不住插嘴问道。

“幸亏老天有眼啊。”王老爹欣慰地说，“正好陆家的林氏在那天因为有事，回了娘家，这才躲过一劫。那时她已经有了三个月身孕，她回村后才发现，整个村子，包括所有人的尸体，都已被一场大火烧成灰烬。只有那三十六具和尚的尸骨，却坚韧无痕，丝毫无损，只是头颅不知去向。林氏以为是佛祖显灵，便将那三十六具枯骨埋在了村北边的一个凹地里。其他村的村民闻听此事，认为是神灵保佑，所以经常前来拜祭。林氏为了让陆家宅后继有人，便隐姓埋名地住了下来。她含辛茹苦地将孩子抚养成人，而且在化为灰烬的村子上重建家园。一个女人家，还带着一个孩子，真是不容易啊！”

“信忠，过去把门窗关好。”王义正明白，王老爹要说最关键的事情了。“我陆家宅在很多时候曾遇劫难，可是每每都能化险为夷。宅里人人信奉佛道，都坚信那三十六具枯骨有着无形的力量，代表三十六年一次的轮回。佛家有云：九世一轮回，八世一轮转，七世一浮屠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世因世果，循缘陀转，人人都在这个轮回中漫度。每隔三十六年，那些枯骨的尘缘就会再现，将好赌好淫的坏人斩首，然后把人头放在枯骨墓的洞穴里，摆在枯骨前拜祭。上个世纪七十年代，曾有一伙亡命之徒来我陆家宅作恶。他们肆意妄为，欺强凌弱，结果有三十四人的头颅不翼而

飞。如今有人好赌好淫，也落个无头的下场，正是因果循环，天注定也！”

叶清萍和林周听得目瞪口呆，只有王义正不动声色地耐心听解。王义正问道：“王老爹，那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为什么围观的有一部分人若无其事，而另一部分人却表现很害怕呢？”

王老爹微微一笑，稍显得意地说：“凡在我陆家宅土生土长之人，自幼聆悟佛理，信奉至仁、至义、至善之道，特别是先祖的遗训和宅里的规矩，全都谨慎遵守。可是现在，陆家宅住了很多外地人，其中有些人好赌好淫，懒恶成性，所以才落得如此下场。今年又是三十六年一次的轮回年，我们要在八月十五的晚上举行拜祭大典。那个叫易正龙的，也算名声在外了，整天游手好闲，好赌好淫，打架斗殴，他又第一个看到了无头尸，看来他也活不长了。王局长，我看你们就不要管这档子事了，一切自有天意。”

王义正站起身，义正辞严地说：“人命关天，这件事我们不可能不管的，希望你们能够配合。我们先告辞了。”说完，他带着下属离开了。

叶清萍离开之前回头看了一眼，她发现张信忠当着王老爹的面竟然坐在椅子上，心里不由得纳闷，刚才张信忠还毕恭毕敬的，特别是对王老爹，简直就是言听计从。可是等到别人一走，他好像立刻变得了一个人，真是有些奇怪。

在回公安局的路上，王义正问两员爱将对此事有何看法。叶清萍不以为然地说：“现在都啥年代了，二十一世纪啊！王老爹说的那一套实在是太好笑了。不过，也难怪，老人家嘛，说起话来就是神秘兮兮的，吓唬人一样，我才不上他的当呢！”

“那你呢，林周，你有什么看法？”王义正又问道。

林周想了想，才说道：“我觉得，王老爹说的话，不能全信，也不能全不信。像这样的事情，欧洲许多国家也出现过，听说挺邪门的，有许多案件至今都无法侦破。说实话，局长，我还真有些害怕。”说完，他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后脑勺。

叶清萍咯咯笑起来，说道：“林周啊林周，亏你还是政法学院的高才生呢，瞧你那胆小的样子，真丢人，你算是把男人的脸面丢尽了！”



林周一时语塞。王义正说：“你们两个都说得很有道理。不过，再邪门的案件最终都会被侦破的。还有，王老爹在陆家宅威望极高，是长辈，我们应该对他尊重一些，要搞好警民关系，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。”

王义正的话含蓄地批评了叶清萍。叶清萍狠狠地瞪了林周一眼，吓得他赶紧低下头。

回到公安局，王义正立刻在会议室召集干警，讨论如何侦破无头尸案。副局长张千桥拉下窗帘，打开幻灯机，开始讲述案件的详细情况：

“死者冯有才，今年三十二岁，未婚，系外来打工人员，祖籍江西。据法医鉴定，死者应该是农历八月十一凌晨一点左右遭人暗害。据走访群众得知，案情好像另有别因。”

听到这里，叶清萍很冲动地站起来说：“什么另有别因啊！这明明是一起普通的凶杀案嘛！张副局长，你不会也相信那些枯骨还魂的邪门事情吧！”

张千桥从事刑侦工作多年，经验颇丰。他虽然有些生气，还是心平气和地问道：“那你认为这是一起什么案件？”

叶清萍扬了扬眉，得意地说：“我上大学的时候，教科书上说了，能够引发人命的案件，无非是财杀，情杀和仇杀。只要我们从这三个方面着手，侦破这起案件就指日可待了。”

张千桥笑了笑，说：“真不愧是科班出身啊，把教科书背得滚瓜烂熟。可是从现场侦察来看，死亡后的冯有才身上有钱包，里面还有二百多元钱，凶手并没有拿走钱，这说明他不是因财而死。另外，我们通过他周围的朋友得知，他到现在还是个光棍，没听说他和哪个女性有过联系。这说明他并非死于情杀。还有，冯有才为人率直，乐于助人，人缘不错，还比较混得开。这说明他并非死于仇杀。我说大学生，你说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经张千桥这么一分析，叶清萍一句话也说不出。张千桥接着说：“这的确是一件非比寻常的案件，凶手在现场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，我们只在现场发现了这个。”说完，他拿出一个塑料袋，里面装着一根二十厘米左右的头发。

“而且，在这根头发上，好像还有一股淡淡的、类似于桂花香水的味

道。”张千桥把塑料袋递给身边的同事，那个同事闻了闻，然后递给了下一位，最后传到了王义正的手里。他拿起塑料袋，闻了闻，说：“这人一上了年纪啊，鼻子就不好使了，你们都闻到这头发上有股桂花香水的味道吗？”

下面的人有的点头，有的摇头，王义正又问：“千桥啊，这路上人来人往的，你能保证这根头发与案件有关系吗？”

张千桥点了点头，说：“王局长，这恐怕是唯一的线索了。我们如今只能从这根头发的香味入手，否则别无他路。”

张千桥跟随王义正多年，是他的得力助手，王义正也对这位爱将欣赏有嘉，十分信任。王义正轻轻地点了根烟，深深地吸了一口，然后缓缓地吐了出来。下面的人立刻屏住呼吸，整个会场极其安静。人们知道，只要局长一点烟，那就是命令要下来的时候。人们都静静地望着他，可他眉头紧锁，好像是在做思想上的斗争。

就这样过了几分钟，王义正猛地把烟掐灭，缓缓地说：“清萍，交给你一个任务，你能不能完成？”

“王局长，您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”叶清萍自警校毕业之后，还没有接到过重要的任务，所以显得很兴奋。

王义正说：“我要你拿着冯有才的照片，偷偷地到陆家宅的拜祭大典上去，找个机会到枯骨墓里看一下，是不是真有冯有才的人头。”

“局长，难道你也相信王老爹说的话？现在都二十一世纪了，什么鬼啊神啊，那可都是封建迷信啊！”

王义正点了点头，说：“这个我知道，但我觉得，王老爹的话说得很诚恳，不像在撒谎。而且，我觉得他的话里好像有玄机。”

“不行啊，局长，”林周突然站起来着急地说，“清萍是个女孩子，不应该到那种地方去，还是让我去吧。”

叶清萍在一边不服气地说：“林小胆我告诉你，本姑娘胆子大着呢，不服气的话可以比试一下。局长都说让我去了，你就到一边凉快吧。”她知道林周胆子小，所以故意叫他“林小胆”，想要气他一番。

王义正说：“少一个人安全，多一个人反而危险，就让叶清萍一个人





去吧！林周，你也有任务。我要你这几天贴身保护易正龙，我总觉得有些不对劲，易正龙恐怕会成为下一个冯有才。你看能不能从他那里找到一些线索，还要确保他的安全。”

林周诧异地问：“王局长，难道你真的相信王老爹所说的话？”

“不是相信，是直觉。”王义正坚定地说，“在案发后审问易正龙的时候，我总觉得他好像隐瞒了什么。他的眼神里好像有一种深切的内疚，或者说是一种深切的罪过。”

王义正又对张千桥说：“千桥，你带一部分人，去查这根头发，看看有什么别的线索。”

说完，他威严地扫视了一下会场，说道：“这起命案非同小可，我们要尽快破案。而且，每个人都要对这次会议的内容严格保密。好了，大家分头行动吧，散会！”

第二章

• 吸血鬼吹着笛子来

林周心里很纳闷，他不知道局长为什么派他来保护易正龙。

林周也不是第一次来陆家宅了，上次和王义正一起来了解情况时，已经对这里有了初步印象，只觉得这村子和别的村子不太一样，有一种说不出的古怪。整个村子的周围全是围墙，村子的东边是现代化高架桥。村里的房子都是几层高的小阁楼，很破旧的样子，走近去看，这些阁楼虽然错乱无序，却也别致。从远处看这个村子，就像一座中世纪的欧洲古堡，阴冷又昏暗。

林周从村子南边的一个铁门进去，顺着很窄的小巷往前走。路上人很少，只有几个老头儿老太太坐在路边，像是在乘凉，也像在打盹。虽然入秋了，可天气反而更闷热，上海的秋老虎是很出名的。进陆家宅之前，林周身上流了很多汗，把衣服都湿透了。可一走进这村子，却倍感凉爽，先是背部发凉，慢慢地全身都无比凉爽，要是再凉一些，就会冷了。林周乐呵呵地想：这可真是避暑的好地方。

小巷很窄，也很长。路边全是一间间改建的很小的房屋，外地来打工



的人都住在里面。虽然出了无头尸案，可这里的房租很便宜，还是有很多人来这里住。第一层住的都是外地人，上层住的才是本地人。

虽然是中午，按理说应该有些人才对，可是，整个小巷里也就只有那几个老头儿老太太。林周觉得，他们就像根本不存在，或者说，周围的一切都与他们无关。四周很静，他的脚步声“噔噔”作响。林周总感觉身后像是跟随着一些脚步声，一直无法甩掉。他心里有些发慌，本来刚才还觉得挺凉快的，这一下又出了一身冷汗。

林周不由得加快了脚步，七拐八拐之后，他迷了路，连东西南北都分不清了。他正着急的时候，发现前面不远处的一个十字路口处，有一个西瓜摊。林周松了一口气，就走过去想问一下路。

林周走过去一看，发现卖西瓜的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姑娘。她背对着街道，坐在小马扎上。奇怪的是，她的肩上蹲着一只老鹰，那老鹰直勾勾地盯着自己，像是那个姑娘的眼睛一样。林周见那个姑娘身材苗条，长长的秀发柔顺地披在肩上，心想：这位肯定是个美人儿。

还没等林周开口，那个姑娘先说话了：“先生，要买瓜吗？一元钱一斤，很甜的。”她的声音脆生生的，很好听，还有些羞涩。

林周有些紧张地说：“不，姑娘，我是来找人的，可是迷了路。您知不知道易正龙住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易正龙？你找易正龙？”那个姑娘轻声问道，身体接着猛地一抖，碰翻了身边桌子上的茶杯。林周赶紧俯下身，伸手想把茶杯捡起。就在这时，姑娘肩上的老鹰“嗖”的一声落到林周的手臂上，张嘴就咬。眼看就要咬到林周的胳膊，那个姑娘大声喝道：“枭鹰，住口！他是好人，且莫伤他！”原来这老鹰是西域枭鹰，世上少有，悉通人性，是鸟类当中的第一猛兽。它一听呵斥，像是听到命令一般，立刻飞回到姑娘的肩上。

林周吓得脸色苍白，可他抬头一看，发现那个姑娘的脸更恐怖。她的脸像是被火烧过一样，全是黑烂的疮疤，眼眶里还没有眼珠，只是两个凹陷的窟窿。林周先是被枭鹰吓得不轻，又看到这张恐怖的脸，一时心跳加速，只能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。

那个姑娘叹了口气，幽幽地说：“真不好意思，先生，是不是吓着你

了？你一直往前走，尽头是村里的一号公厕。再往左拐，顺着小巷走大约一百米，就是易正龙的住处了。先生是个好人，请先生保重。”

林周道了声谢，心里暗想：这姑娘的眼睛既然看不见，为什么对道路如此熟悉？他来不及多想，赶紧起身向目的地走去。林周刚走了几步，也不知为什么，总想回头去看。他回头一看，那个姑娘依然背对着街道坐在那里，而她肩上的枭鹰还是直勾勾地盯着自己。

顺着那个姑娘指点的路线，不一会儿工夫，林周就来到了一个小院。院子里有一个二层阁楼，一楼有好几个小房间。林周也不知道哪个是易正龙的，只好喊了几声，可是没人回应。他走到院子的水龙头旁，洗一把脸，好让自己清醒一些。

“谁在用我的水呀？这里的水可是很贵的呀！”

林周抬头一看，二楼的阳台上站着一个胖胖的妇女，大约有四十岁。她身穿一件长睡裙，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。

“阿姨，您好，我是公安局的林周，是来找易正龙的，他是不是住在这里？”林周小心地说。

“原来是林警官啊，我是这里的房东，你就叫我刘太太吧。易正龙正在隔壁打麻将呢，我这就带你去找他。”

林周道了声谢，心想：这陆家宅果然民风淳朴，连对陌生人都如此热情。

刘太太领着林周来到隔壁院落。院子里乱七八糟的，苍蝇在几个垃圾桶上飞舞。

刘太太走到麻将桌旁，对一个人说道：“易正龙，公安局的林警官有事找你。”

易正龙抬头瞟了一眼林周，没有理睬，继续低头打牌。林周发现，他们打麻将时很奇怪，一句话不说，很沉闷。他们看起来打得很随意，目光里却流露出深沉的思虑和算计。

林周小声地问刘太太，这几个人怎么这么奇怪。刘太太也小声地回答：“他们就是上海鼎鼎有名的四大赌王。那个白白胖胖的，就是易正龙。他宁肯不吃饭也要赌，出了名的好赌，所以别人就送给他一个‘赌魔’的





称号。那个又高又瘦的帅小伙，三十岁左右，赌博时动作潇洒，酷似《赌神》里的周润发，所以人送外号‘赌神’。可惜他的真名叫‘吴连胜’，听起来像是很少赢的意思。那个长着娃娃脸，一副天真无邪样子的小伙子，叫肖风林，据说他赌博从来不用带本钱，所以人送外号‘赌圣’。那个大腹便便，脸却长得很帅气的，叫涂康。他自称赌博就是自己的老婆，至今未娶。他在赌博时如痴如醉，忘情忘己，而且每次胜负之后都要言辞激烈地评述一番，所以人送外号‘赌狂’。他们都是西江搬厂公司的员工，经常在一起打麻将。他们各自负有盛名，只要四人齐赌，就赌得十分专注，外界的一切都与他们无关。不过，他们也经常各自到别的地方去赌，由于赌技高超，一般人都不敢和他们赌。”

林周一听就着急了，问道：“他们什么时候才能赌完？”

刘太太说：“快了，等太阳落山的时候他们就散伙了，你先等一会儿吧。”

太阳还挂在当头，离天黑还有好几个小时。林周也没办法，只好坐在那里等着。

四五个小时之后，太阳落山了，四大赌王终于散伙了。易正龙走到林周面前，打量了一下，问道：“你是林警官？找我有何事吗？”说完他揉了揉眼，跟刚睡醒一样。

林周说：“王局长要我贴身保护你一段时间，哪怕是睡觉也要在一起。”

易正龙的嘴角动了一下，好像很紧张，脸色也变得煞白。他问道：“为什么要保护我？人又不是我杀的，更没有人杀我，为什么？”

林周安慰道：“你尽管放心，这是局长根据经验做出的判断，他也是为你好，有我在，没有人敢伤害你的。”

“没用的，没用的。”易正龙喃喃自语道，“该来的，总要来的。”说完，他抬头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走，我带你去买个西瓜吃，给你洗洗尘。”

他带着林周七拐八拐，来到村子中间的地方。林周远远一看，刚才那个姑娘还坐在那儿。林周拽了拽易正龙的衣角，小声地说：“咱还是别买她的瓜了，我看她挺吓人的。”